



詒晉齋集



詒晉齋集卷七

南苑雙柳樹賦

成親王著

伊南苑之閒敞扇青春之和風盼長林之蓓茂攬碧草之
龍蔥有楊柳之雙樹乃比影而聯踪根株盤互枝葉齊同
扶疎並對俯仰爲容惟萬木之嘉植此樹生而最工爾乃
曼曼平原悠悠清水雜柯交蔭時葩錯綺朱橋七十二區
周墻百六十里徒觀其弱幹柔荑婀娜迷離若威施抗舞
翳修桂枯枝豐節槎枒帶嶠若綺皓從游張上席偕榮共
淑兮藹如紫鳳求丹鳳交暉接翠兮灼如江南兩明璫若
夫飛絮悠揚繁絲歷亂梁王忘憂之館京兆章臺之畔顧
長康一葉欣然劉俊之數株初獻孰與君攜我兮翱翔我
從君兮繾綣長條碧沼茂蔭通衢會稽盛子之門內渤海

高公之里居嵇叔夜之鍛竈方設應德璉之雲蓋常敷曷
若我從君兮結帶君攜我兮執袂至其流火宵落潦水晨
涸淒清於袁紹官渡散漫於單于城郭思革子琴操幽憂
顧悅之澤蒲蕭索孰與君攜我兮夷猶我從君兮綽約北
陸旣屆萌陽未旋望豫章而山上步東門而道邊王敬則
之問樹情極桓元子之攀枝泣然曷若我從君兮隨踵君
攜我兮比肩是以日無偏照風不分吹雨露伉儷烟霞縈
維依依玉映對對金垂鶯啼今月古月鴉識新枝舊枝嗟
人生之多虞紛妮媼其何多逝宴宴之歡樂忽睽衰而則
那山峯粵以重阻川縱橫以狂波哀芳菲之已舊雖寒陰
而靡他彼其賁隅之八桂嶧陽之孤桐蒲圃之六檟華林
之三楓枝連理而非異花竝蒂而何榮爾其陶翠甸緣清

溥縹駿馬停朱輪坐白石襲華茵覽此雙樹嘉茲仲春抗
叢薄而軼秀蔚上林而蘊真願歲月之千禩若鳴鳩之一
心爰抽毫而作賦尙與感於斯人

門鹿賦

援神經以體物驗金方之瑞獸文斑斑以素綦質皎皎以
細細蹄四踣而交蹤角雙岐而戴脰狎斑龍於中林散瑤
光於崇岫採仙蒲而向溫結遐齡而遊囿稟馴性而無猜
紛和聲而相就感清商之激揚始求鹿而肆門於時蕭蕭
漠野寥寥素旻寒風晝厲白露宵淪上蘭結凍榆塞澄氛
豨虎闕其攫搏鷓鴣迅其騰騫同摯猛於秋肅變訢聞於
春溫矧麇鹿之感氣別庶類而爲羣邂逅乎林麓衝突乎
陵原其始也負蒼岩兮牝聚倡長哨兮音通恃強梁而挾

耦而嬰索而寡從既矜多而妬衆又攘敵以興戎其繼也
捷蹄交進挺角相攻剡戈轟項堅鉞割胷僨雄心而赴構
鋌猛骨而伐同茂情親於舊侶銳紕昔於新茸則有莽莽
奔驅囂囂震駭或憑怒而無前或宿忿而有待或側勢而
偏乘或迂途而巧給或驟捷而心憍或小挫而氣倍傑儼
警厲趨趨跋跨轆轳趨趙布獲蹠躡何竭何盈甚矣其備
軒峯轆谷撼亂崖嶠翊脩橫縱震電揮霍鳥讐休巢狸惕
屏壑於是摧濯濯折嶽嶽跂足蹙斑毛剝戰勝者昂藏亡
羣者落漠填餘勇而未休振威稜而復作天地網緼萬物
化醇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慨觸藩之柔毳閔介羽之翰音
苟婚媾而非寇何干戈而日尋徐女美以歸楚夏姬佚以
適申儼烝人而尙門孰品物而能任諒同求而異志亦何

惑乎紛紜

聖皇乃建鳳旆鳴龍騶觀畚廣野講武涼秋發軔薊北彌
節興州睇中原之麇麇聆閒館之呦呦研瑰形以精繹揚
麗藻以冥搜偉休符而肆應綜大化而咸周

四松賦

翳古興州與區神臯厥土沃厚厥木惟喬旣爲堅以多節
實積小以崇高辨陰陽於衡鹿筮動躍於元苞稟畢方之
精氣鬱嘉榦與豐條龍葱乎羣木之會偉貞松之特超
山莊兮崔巍神靈兮實棲峯岑合沓兮問柯川泉漾衍兮
淪漪靈臺建其中極增盤繚其四維皇子讀書之館
行宮正殿之西余六齡而侍從爰出塞而至斯覽四松之
稚植日周旋而弄之其時也纖柯細枝脆質綿理抽蕤上

茸攢鍼旁靡堅瓔抵根柔苞難子挺不盈尋莠不能咫寒
蟬集而弗勝珍禽飛而弗止念日月之方長茲愛惜之惟
始霧靈厓屨之峻嶺廣礪澔沂之長川涼飈戢鱗於漠壑
會冰漸軸於塞垣其委脫也先洞庭之落木其發榮也後
河陽之滿園雖復拒格之素髓徂徠之蒼顏滎陽之石室
僕骨之康干並金石以永固猶動色而淒然若夫大椿榮
而萬春豫章擢而千仞櫬梧華而百合扶桑甚而五寸桂
載魄而恒舒榆輝躔而鮮賈亦有感朔月之朝菌哀暮日
之秋薜仰洪覆其回回甄萬殊其隱隱直修短其靡常綜
豐悴以爲之運天長地久風去雨迴暖清嬾謝貞元閉開
維彼大木尚其風頽維此小樹慨其式微一者之難況其
四哉忽忽三十歲每歲余一來乃復蟠株沈精森梢顯特

積魚甲而轉輟軒孔鬣而霄襲捎翠霧而含霏搏元雲而
逼色或圍而輪困或挺而正直或支而衡縱或偃而仄側
拔叢育以軼倫振紀林以標德思幼儀之植學年旣壯而
迨強鑒華秀之何益緬材實之懼忘嘉柯葉之不改逮旅
力之方剛重曰懿茲四松鬱氣山莊兮疊疊雨澤彌雪霜兮大矣覆幬品物咸章兮山
平金川頌有序

小金川悖叛金川助之以抗拒

王師於今五年

皇帝命將軍阿桂等以次討平之告成功於乾隆四十年
年二月四日詔永理謹作頌以獻以紀事之所由始功之
所由成而有以見不

聖人之舉之出於不得已也西南夷爲患自古而然矣其性貪頑而獯輕而又恃其險阻輒謂中國不可以驟至是以蠶食弱小以肆其隱志無所憚畏緩則相仇急則相親鎮之不靖訓之不從臣聞王者有外內之分土無彼此之疆界有生殺之大義無棄取之成心既在我宇爲我民而遂聽其傲很屠戮不能報虐以威者固我

皇帝之所不取也小金川者釁拉之士司也金川者促浸之士司也當乾隆十三年促浸有罪與師問而定之越十年其酋郎卡長惡不悛封豕長蛇以爲九土司害九土司皆苦其毒然而無敢棄禮中國中國固置弗問如是者九年郎卡乃歸罪自服於督臣而女其子於釁拉土司之子僧格桑自是兩金川相比而爲厲矣悖違約法蔑視大吏

如是者復六年乃議進討之策當此之時夫豈無謂地不足耕人不足用者乎如以地不足耕而勿取是利其地也以人不足用而勿取是貪其人也

皇帝順

十二年八月庚寅中樞神書致至部陳於禁園以

天心討有罪無所欲焉不可赦者毋赦焉而已是故析羣言之疑衆經權之用三十六年九月臣命溫福桂林分道討賊此事之所由始也既而溫福自巴郎拉克資哩至布朗廓宗底木達執僧格桑之父澤旺桂林自約咱克札哇窩至達烏以阿桂爲四川提督阿桂自古爾壘克僧格宗至美諾遂平釁拉卽進討促浸山川浚阻雨雪不息蜂蠱有毒不備不虞賊徒潛煽溫福失利三十八年乃授阿桂定西將軍以豐昇額明亮副之盡收復

前所失地三十九年阿桂西路之師戰輒得當薄攻諸碉寨以臨遜克爾宗而據日則了口初小金旣破僧格桑遁依促浸及是索諾木以其骨乞降不許而明亮南路之師駐於絨布豐昇額亦駐軍宜喜未能徑進夫兵貴於速且貴於重資聖至亦爾宗派木勒時曾制桑文父畢班封皇帝每以諭將軍等將軍等設偵通道出賊不意合分諸路而入而皆有得也四十年八月阿桂克勒烏圍促浸之隘也一夕摧木城石卡六十賊奪其氣化離遁逃而歸我者日夕繼踵十二月克雍中喇嘛寺遂至噶喇依築圍以環之明亮取獨松河富德取馬爾邦皆以兵來會遏壅水道圍之四旬索諾木益困蹙自計無所遁二月四日率其屬出見於將軍將軍乃露布獻捷焉之謂夫豈無請此不

皇帝方謁齋萬里自好祀豐莫不來致禮百不日以千餘東陵十二日紅旗至臣竊惟師旅之事出於不得已天必佑之贊神台王平百世無匹

皇帝念兩金川之構孽憫諸土司之及禍遲之以歲年而惡稔矣不有霜雪無以凝庶物不有震電無以達風雨不有征討誅艾無以靖亂畧庇善良故螟螣去而嘉禾滋介胄舉而疆場寧外內之分也生殺之義也興師以來

皇帝日三復籌策夜即數問奏書奏書至未嘗不披衣起身勤乎九重之上廷祭

心周乎萬里之外此豈欲於地五百里人三萬衆者哉藉使地大於五百民羸於三萬而無罪者又可用師乎然則師之舉措在罪之有無而不得已之實章章明矣此功之

所由成也

皇帝恭奉

皇太后幸山東告成

闕里命諸王大臣致祭

天地

宗社四月二十六日

變輿還至郊勞將軍阿桂振旅愷以入獻俘命勲既還官

敬上

皇太后徽號

詔四川全境師行五年百姓無乃勞苦施惠有差於是諸

典備舉臣永理觀盛德之形容願有言焉頌曰維

聖時武執競萬邦自我所覆莫不來庭孰有不臣以干紀

綱其蜀之西南曰兩金川負固而匿以日以年

帝念苗民自絕於

天其乃

命將軍咨汝阿桂吉林索倫健銳火器畀汝用之汝實良

帥其凡軍所需悉出中府凡軍所經毋使民苦凡軍便宜

一以委汝其阿桂董衆由西路入陟鄙批巢其勝甚速將

軍奏成賊首匍匐

帝曰將軍知兵之道我師勤止曰歸孔好崇臺峩峩于郊

汝勞其乃望

原寢松柏青青乃告

先師岱宗是登乃進

玉冊

孝道顯明其自唐吐蕃竊攘伺窺至於今茲以其族來生

熟之戶是闢是治其

帝用師貞事合于吉

天撫我中州及我邊壤有不得已大功成焉其

帝曰晉文公始入國諸政論昔者周公相成王撫萬邦巡侯甸而六服羣辟董正治官於是班周禮於諸侯諸侯以周禮治其國是故天下又安福祿攸同及王迹寢微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强大者攘小弱以爲之盟主此五伯之所由興也夫立國之道深維其本敦仁累德創業垂統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公劉遷豳從之者十有八國而克成厥勳誕膺天命王者之有大造也非伯者之所得而幾也雖然

伯者亦有其政以基其國焉今夫五霸齊桓爲盛晉文次之文公之始入也天禍晉國讒言繁興隱悼播越託在草莽賴秦伯之建立與狐趙之輔成犯喪亂以安其位其於伯也固甚難余觀國語公屬百官庶政皆舉百務不匱乃知文之無忘齊桓之業秦狄齊楚皆强而莫之抗也其一曰賦職夫國家之事事有其職事不實職必亡故貴賤不明而器名紊矣賢否不察而周行闕矣文之爲此也鄉長復事五屬大夫復事之制也二曰任功昔甯武子與衛人盟於宛濮曰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所以安外內也社稷之守羈縻之僕舊勲不廢而佚才不遺由是和也三曰弃責責者宿負也民負於民猶可爲也民負於國不可爲也責之不棄民則不堪弃責而後財可理

也四曰薄斂夫以竊藏之後又火公宮資用乏匱可見矣而文有大志重民於財故能使民易資者不求豐明徵其辭以爲戰勝之藉也五曰施舍韋氏以爲施德舍禁也施德者堅樹在始之道舍禁者除舊布新之方此惠懷之所以無親而文之所以光耿於民也六曰分寡蓋國之有寡必或有過多者矣使多者分諸寡多者不願抑而強之又生厲階自上始之力必不足其事難矣釋今不事後乃益難納衛之初非所以爲擾也七曰救乏乏者擬諸寡則不足擬諸無則有餘及其未至於無而救之使自蘇也八曰振滯自惠懷淫刑以逞而杜門不出稱疾不仕者有矣況其賢而在下者乎自文公好善不厭而輿人之謀輿人之誦猶將取之況其賢而在下者乎善振德者無滯賢猶善

治財者無滯貨也九曰匡困民之有困姦邪之所由生欲正其姦邪必先正其困也十曰資無韋氏以爲無子無財者也昔齊桓之作內政用管子之謀遂滋民與無財而國旣安句踐之棲會稽用范蠡文種之謀帥民夫婦以蕃而國人皆勸文之資無亦猶是矣十一曰輕關經實之計必來四方之物以足上下之需也十二曰易道先王之制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國有郊牧豷有寓望行李之往來商旅之任載無不利焉十三曰通商商莫大於齊莫善於鄭齊商之大唯其遠鄭商之善唯其信能遠而信謂之能通甚重則傷本本傷則大不可致甚輕則傷末末傷則信不可保將審重輕之宜而兼齊鄭之美也十四曰寬農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

夫而議其老幼本實先撥而能有成未之或聞也十五日
茂穡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曰急無三年曰國非
其國諸侯爲四鄰之助雖有告糴未嘗恃援而釋其閉修
也十六曰勸分國制新立民始懷生毋使私其貨力以曠
事也十七曰省用夫用分一以爲十則見其不足者十焉
并十以爲一則見其有餘者一焉棄不急蓄民力以就大
用也十八曰足財自惠爲執於秦晉用呂甥之說征繕以
輔孺子終以重旣文之於足財蓋非征繕之舊也十九曰
利器器利而工修論比協財者寬所資稽中度試美惡使
器得其實此大夫管子之所素教也二十曰明德舅犯之
言曰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斯謂易節是以長
民者衆諭其志而羣聽不惑矣二十一日舉善蓋善者不

舉則不進舉善之事急於去惡崇其卿材濟大志也二十
二曰援能立事者毋求備以隘其用齊桓設庭燎而禮以
小九見者此之謂也二十三曰官方國家之敗由官邪也
官之爲邪失其方也有侵官者必或有離局者矣有尸官
者必或有攘事者矣有兼贏者必或有終窶者矣官司其
度表箸有方不可不釐其制也二十四曰定物物者等列
不踰威儀不愆服物昭庸文章比象以示新事焉二十五
曰正名名者君之所司獻之敗德自壞名始唯文能生民
之恭蓋前之愆也二十六曰育類韋氏以爲類善也君之
於臣類從其志文處翟十二年而諸侯之邦莫不知其好
善卒獲其事也則又昭舊族以教仁愛親戚以教恩明賢
良以教治尊貴寵以教禮賞功勞以教勸事耆老以教敬

禮賓旅以教和友故舊以教誼又分其官之所掌別其食之所差故政平民阜財用不匱文之所以屬於百官者如此王者順天基命立本深矣成業大矣非文所圖也繼桓而霸主盟諸華以式諸戎翟楚秦者豈無得而然哉以逋遷之裔入幾亡之國撫荒播之餘黎不數年而長天下何其偉也夫霸者之功亦速矣雖三王之盛未嘗若此興之暴也晉始墨而諸侯不懷非庶政之不舉也百務之有匱也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文王祚盡天胙武族苟秉周禮則其成滋大君子爲晉惜之雖然言政不及兵言德不及刑後先之際是有道矣周有明王三年而報其政如文之國其在慶賞也

唐論

記曰春秋之元詩之關雎易之乾坤禮之冠婚皆慎始敬終云爾夫國家之所以久延與其所以墜命者莫不在於始也先王建邦立極貽謀於初服使後世子孫無或敢踰大防以答天命國於天地必有本焉國本於道道本於陰陽古之明王皆率是也有唐開國之始太宗奮英武之質定五代之亂延招羣賢思安制治可謂有爲之君矣不再世而紀綱中移本支幾盡迨及中葉逮於季世亂日常多推所施設載德於民而惟天不畀何其速哉夫橫流之防必於其原毫末之札必於其根僭亂之弭必於其命卽事而謀之念亂而備之足以守已不足以保子孫故先王之創業也庶績未熙百工未備則以待後之人而肇基王迹薦其子孫於天以垂之世則者未嘗不自厲乎宥密之中

使協於陰陽之正也以太宗之有爲不再世而女禍之亟
亟於漢家豈顧無法制約禁以遺子孫哉彼其燕私之意
有以大傷皇天之心故天不佑命以至斯極也舅犯之言
曰始不固本終必槁落有唐之謂也

送莊方耕師傅提督河南全省學政序

先生教誨余數年至意周盡不可一二記憶教以周易謝
未能也教以禹貢謝未能也教以春秋謝未能也教以周
禮儀禮謝未能也教以樂律周髀算數謝未能也以爲時
日優遠可以次及耳而先生今去余矣志慮閒暇謂歲月
無可重惜以此忽棄老成人之話言不少夫豈謂契濶之
故山川間之有如是哉督學之使不可易也將以養士成
風理正文學夫學所以教人厚也而或示之以巧甚非國
家之意時文之弊莫患於小題割裂聖言刺謬經義紊截
辭旨其言如噎督學者以此率則莫不以此誘其子弟始
學爲儒而巧已進其心矣欲士之以厚報國家不亦難乎
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言雖大凡事如之法之久未
有無弊而輕於易舊吾所欲改革豈必倍蕪舊制增煩而
滋啟人心不如其已也願先生加之意焉

姚息齋先生號序

古之人因命名而爲之字字或順乎名之義或反乎名之
義而皆因也無所謂號者號之興後矣爲其遠於名也世
俗每用是相稱以爲尊敬先生自爲號曰息齋而屬余以
敘夫息者生之根也觀天之道譬諸張弓弓之張則後於
弛矣譬諸橐籥籥之出則後於入矣弛者張之所自而入

者出之所爲始其弛且入吾是以知息之義矣夫惟空虛之積甲坼之原息焉以成其不息故君子法焉陰符曰禽之制在氣禽之能以俯飲乎泉仰擇乎木翱翔窮乎千里而遙而莫或隕覆者惟其拂首冥目戢翼聚足有不動之制斯有不勝用之氣故嚮晦入宴息君子法焉君子大之則觀乎天微之則觀乎禽是知有所息而後能有所無息昔者莊周傷夫世之人之未獲所息也曰與接爲搆日以心鬥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可不大哀乎人唯此血氣心知之用也而失得之故短長之術豈有他哉吾苟不欲息則見其不可以息後雖假息無由焉如水之堅泮亦始之如木之華凋亦幾之莊周之哀蓋云此也今先生承國家之命出官於陝事唯其省民唯其寧載其清靜以裕

生生之本者凡以善推夫息之義爾而進道以爲益處世以爲安享年以爲永循此無渝皆可以必得吾故樂道之非世俗之爲尊敬也

下曰慎郡王詩序

夫生而富貴者其欲有所立也實難清明在躬而後學可言焉若師保之訓不足以易所親雅藝之方不足以勝者欲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此之謂矣抑或耽志於學而樂聞其名浮薄之士又附和之諛爾無規華爾無實譬如爲山未成一簣然而自視九仞矣夫以居豐養厚膺受多福而立名於懿胄成學於維藩信能忘勢爲君子儒者未或多聞也豈其高明尊顯則不得與於斯文哉余嘗得二十一叔祖慎郡王詩讀之蓋甚敬王之能有所立也自古文章

之業作於賤貧者常多而出於富厚者常少旨甘安燠之奉果重爲斯文負乎吾聞王善琴又善繪事鼓琴未嘗終其曲繪而善者必自削之詩獨存之何耶

守經堂記

夫儒者正德厚性奕世滋茂考信聖訓紹修人倫故處富盛弗爲益居阨困弗爲損然則天之所篤鄉黨稱之令聞令望不可忘也夫孝人之本也爲人子者莫不欲安利其親然而天或違之豈顧不然哉昔者夫子行在孝經告曾子曰孝者天地之經蓋言經者常也惟孝爲能與天地常也其爲道困而不窮危而不亡變而不失其正者也是以事載於當時而風紀於百世泰和姚先生頤家世以孝傳祖諱舜情居於縣城之西龍洲逆藩之事山洞草寇黃緣

掠閭里而曾祖諱大瓚獲於寇則獨求索至白羊坳號泣乞以身贖寇使白里中富者姓名當釋汝父縛曰我童子實不知寇以刃刺其股血淋漓終無言遂並釋之事平父病二年而卒母又病服侍湯藥盡劬瘁病稍閒適歲大水夜半摧所居屋倉皇負母走水中攀大木而止及明而救者至母旣卒則哭曰吾今爲無父無母之人矣合葬父塋日夜哭其側不休子弟爲築廬於塲設苦塊居三年而四鄰之聞哭聲者莫不皆流涕故皆稱爲廬哭子廬哭子日食飲不忘父母遇節日祭日趨墓哭如初喪云吾聞之事親者務盡其歡若以姚氏之往昔貧苦而又多難天之慘不知其故也夫非不欲盡其歡而固不可得也父諱開芳自龍洲遷家秀溪當廬哭子居墓側泣曰吾欲隨父於野

而母在家欲待母於家而父在野往來饋食問視日夜必再四及廬哭子自廬出手足痿痺求醫治扶掖不頃刻離無何家益窘廬哭子以伯仲諸子多在蜀往就之從至成都值夏盛暑鄰舍火適外出聞火望之曰此吾父所卧樓處卽急歸而火大熾及門則水絮衣裳頭入竟負廬哭子出自蜀還抵清灘風薄其舟破且溺疾揭版抱廬哭子漂里許有援者以免行李盡竭自備以膳廬哭子而復於家母嘗病獨露禱北斗乞身代以是誦斗經迄於終而邑之人皆以姚孝子稱孝子之治喪葬盡哀慕率族姓拜祭遺像如平生焉吾又聞之事親者務愛其身若以姚氏之往昔貧苦而又多難而二世以繼天之慘不知其故也夫非不務愛其身而固不可得也雖然道固有危困變極而不

失其正者正故常常故無所損益歷稽前古徵述今茲章章明矣蓋未有若斯之難也廬哭子幼從師受孝經書百餘卷遺其親友且教孝子曰人生根本惟此書耳孝子將築室秀溪之居命之曰守經堂爲無財用故不果而屬先生兄弟五人後有能者必集其事歲丁酉先生爲余道之使記之余不敢辭而進言曰天之授民性猶君之畀臣職也臣能其職毋曠事焉則君慶賞之民能其性毋曠德焉則天福祿之此其宜也若姚氏之孝可謂能其性矣然而寇盜之水火之疾病之飢餓之俾其父母不能有其歡其子殆不得免其身非天意耶毋亦使世世子孫其有以知先人之行成之之甚難也夫知其難而後能重所守也苟自先生而後必則天地之經慎先人之守推雍雍之風履

謨訓之實章志本教膺保令名以在此堂也其爲福祿大矣豈有違哉用是記之

予得銅雀臺瓦記非天意耶世亦與世對其不與也

予得銅雀臺瓦有明人鑿其上云得自漳之濱其質堅緻如石予因以歎孟德之旅於斯也操也東西南北不遑寧息險阻艱難終老於山川瀕死於鼓鼙之間以集矢之身謀一日之樂而築此臺也其有西方美人之思乎夫以合土之質以覆上棟廕風雨非有息偃之用然且堅緻若此彼夫宴豆之容碩人之寬又謂之何哉

京師說

京師之名著於春秋京大也師衆也天子之所居必以衆大之辭名之所以尊其稱而著其義也昔者宗周庸勳親親疆理天下皆以藩屏王室翊戴土都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故詩曰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此言天子之邦天下福祿之所萃也及其衰也平王東遷威烈不足以威諸侯禮命不足以行四方其視宗周也夷於鄙縣孔子作春秋著京師之稱以明王者之迹見衆大之義焉蓋以昭示統體懷來宇內爲天下本夫所以爲本者明於重輕之分審於外內之宜必有道以御之蓋自罷侯置守已來要不外乎財用軍旅之二端始皇銷鋒鑄鐻聚兵咸陽二世而亡漢武置平準設均輸以逐匈奴力竭勢窮中外並困唐重藩鎮外日強而中日置宋承其敝收兵柄斂利權一歸之汴都矯枉而過其實當此之時京師富庶朝廷供給四方海內晏安賦予有常不見其乏小有師旅

之興饋餉之用則不及不足之憂旋見於後矣夫本之爲言貴其不可動也而使至於不能動者豈所以善處哉毛公有言京師者天下之父母今使四方之慮皆足以困朝廷朝廷所日受於四方不足以給四方一旦之事是猶父母有子數人而皆欲其身襁負之也故無事不內輸則有事不外輸矣宣王之伐玁狁也元戎十乘以先啟行詩人美之而述諸侯佐天子匡王國之盛由此觀之有事於討伐未嘗盡以煩六鄉之師因近而用則其勞不傷不事給於中則其幹不弱此重輕之道也

儉說

事有行之終身未嘗謂之至德而所得實大者儉是也有行之而過而失之鮮者儉是也有行諸身則見其隘推諸

人則見其廣者儉是也今夫爲士者學爲君子之道將以本乎孝悌忠君信友者也未及乎儉也或謂爲士者曰汝其儉百行莫尚焉則必謂其人淺之爲丈夫矣今以省嗇財用爲儉烏足以爲儉夫儉固不盡於財之端將盡於心之術故雖有嘉苗甫田則無成雖有要道多欲則無獲所貴乎士之爲孝弟忠信者貴其根於心也色極乎目聲極乎耳味極乎口淫心荒志無所不至而修其孝弟忠信焉必無幸也是以君子有氣佚之戒而無過慝之度莫不於此兢兢以輔成其本也吾故曰行之終身未嘗謂之至德而所得實大此之謂也君陳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敝化奢麗萬世同流怙侈滅義服美於人彼夫乘肥馬衣輕裘御珍飫曳文綺者其毀家隳業可計日待矣毀家隳業未

已也競相師用又以傷敗俗化傷敗俗化未已也狷潔不行又以干官之紀而用過乎儉則固而已矣吾故曰行之而過而失之鮮者此之謂也漢文帝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皂綈以韋帶劍莞蒲爲席兵木無刃諸葛武侯謂後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不別治生以長尺寸又戒其子書曰儉以養德夫文帝則三代以後之賢君莫或踰也武侯則三代以後之賢相莫能過也東方朔所以對武帝化民有道者顧獨道其儉武侯所以告其君教其子者亦自道其儉使文帝以代王終武侯以隴上終豈能專用儉顯使規模宏遠乎哉而化被天下則民受其福治秉一國則民安其生吾故謂行諸身則見其隘推諸人則見其廣者此之謂也今夫爲士者學爲深平之德以

讀大學

古之人幼而入小學長而入大學先王建之以復生民之性繼天之道而成國家之教者也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有所必詳先生長者之侍有所必謹將以使人血氣和平筋骸純固故非誦讀無異聞焉非揖讓無異見焉非請肄講習無異言焉所以淑其身心使日遠於外物之誘而傲慢邪辟之氣不作此小學所以立也夫人有傲慢邪辟之氣不能自勝於交錮扞惑之中則不能窮乎物理以盡心知之用故小學旣興然後大學可得而入矣大學者止於至善者也至善者性也學焉以復其性而性成則善至矣聖人本諸道心咸釐庶績其成功與文章無弗足以配上帝者唯其性實有以繼天也自天子達於庶人不同其位而

同其性故雖庶人未嘗不得以其性繼天學於家而施於朝廷以廣其教焉此大學之所以立也大學之道其端在乎格物致知其道極乎盡性至命兢兢乎淑其身而未嘗謂之有餘廣焉措諸天下而未嘗謂之不足故學與政事一也若夫哲命不貽動作不慎心氣弛違而驟進以大道使日誦於口習聞於耳而無本於心則授政臨民蓋可知矣學不由於性命性不達於政事將何以止至善哉故小學不與則大學不可得而入矣夫大學始之以明明德終之以戒好利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聖人於以著人心之危而益慎窮理之用蓋惑則不明易惑則莫如利是故小心翼翼好惡不回率其德性遐不作人詩書所稱畧同一揆而大學之道既立則生民之性復

矣天之道繼矣國家之教成矣

又其駁鄭康成論族師康誥異義

周禮族師有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之文而康誥則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趙商以問鄭康成康成曰族師周公制禮使民相戒之法康誥之時法未定周公以三監新叛務在寬以安天下其言如是是未審察先後經文而意斷之也夫族師所謂相及雖未斥言何罪而比長曰使五家相受相和親有罪奇衰則相及則之爲言明不麗於奇衰不相及也奇衰造言亂民之屬非不孝不睦不嫺不弟不任不恤之刑也然則周禮所載固父子兄弟不相及與康誥無異也康誥不慈不祇不友不恭不相及之文明造言亂民之相及也族師康誥相發明矣相及之法祇及五家五家

之中與其謀者及知其謀不以首者及治下比也不知則不及首則亦不及同室之人與其謀者及不知者不及知而首之如自首焉免其罪知而不以首者不及體隱親也造言亂民非一人所能興也然相及之罰有差有所止有差故別其重輕有所止故不及其間與其族刑不煩故可通可通故可久也而康成以爲使民相戒則是虛憲此法以戰栗其民及陷於罪情孚其書又姑易他法以附而蔽之縣象若彼蔽罪若此莫適信從此何典也且三監叛後非亂國乎刑亂國用重典旣云爾矣康成亦曰叛逆之國謂之亂國矣乃云務在寬何不自據耶夫父子兄弟之相及其不著於經文固無論卽辨其理揆其勢亦必不行堯有丹朱瞽瞍有舜紂有微子展禽有跖安有子不祇故而

逮其慈父弟不恭故而逮其友兄者哉刑者弼教者也奇衰之害教也甚故知而不首五家之長罪皆及之然而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而知而不首亦無相及者何日子之不孝有父在焉衆無與也何有於首奇衰者左道敗俗外易亂政不孝之罪罪止其身奇衰之害延於平民以言乎一身不孝罪莫大也以言乎國俗造言亂民禁莫要也由此觀之族師康誥正相發明康成之答趙商誤矣

要由由地歸之其禍則五時歸與與之答飲商賈矣
以言平一良不孝罪莫大出以言平圖辭說言論其禁莫
如徐代長論如不孝之罪與此其良奇案之善惡然平且
曰予之不孝有父亦豈果無與也何有然首善者亦豈
無之哉三千罪莫大於不孝而賦而不首亦無則又善何
妻之善燔也甚效賦而不首正案之具罪皆又之然而不
數其慈父弟不恭對面數其丈只香姑無香醜燬香也清

